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黄氏日抄卷五十三四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庶吉士臣侍朝

謄録監生臣姚邁德

黄氏日抄卷五十二

宋 黄震 撰

讀雜史三

春秋世紀用竹湖李參政韶所編抄其要

王世紀

自平王迄敬十二王書於經者凡十二事前此未言天王法天之號自春秋始前此未書京師衆大之名自春秋始凡皆致意於本原欲因其不正以反其正

齊威公

黜其義而録其功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盟會同而諸侯無私争者三十年序績召陵而荆帖陳旅聶北而狄退獻捷過魯而戎弭貫澤而下葵丘以前衣裳不歃血兵車無大戰仲尼稱其一匡孟子與其為盛此凡威公定霸之目九國叛而萌振矜管仲死而放繩墨城杞貶於城邢救徐怠於救許伐黄則外憂啟滅項則衆志離會下則家法隳霸功亦以不終矣

宋襄公

宋襄伐喪以立威則非仁致夷以謀闕

無功而又階亂

晉文公

晉自武公幷吞專立春秋黜晉不書文公復國無所禀承勤王特為求諸侯之計春秋亦没其行事為國五年當僖公二十八年晉楚之爭乃關夷夏之盛衰非止一國之得失方六挈晉侯以書之抑楚之深故與晉之亟也

然以晉視齊城濮之功雖多於召陵溫之事雖敏於葵丘三會諸侯莫有不至雖盛於威公而威公得江黄不同於伐楚而文公則譎非致秦不可與楚爭楚抑而秦興矣威公會不過三州盟不加王人文公會畿内盟于虎矣威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奬臣抑君文公則為元咺執衛侯矣此夫子所以有正譎之辨

晉襄公

襄之繼伯由殽之功而春秋不書君將獨言晉人以喪

不興戎義不可也方文公之没敵國並興襄公夏戰殽以却秦秋敗箕以剪狄冬伐許而離楚一年之間三敵悉退可謂有覇者之略外患既息舉動即異伐衛則損威會公孫敖則毁烈士轂主盟則權散陽處父救江則謀怠其規模又淺於文公甚矣

晉靈成景厲悼公

晉靈公政墮柄分楚人之言曰晉君少不在諸侯比方可圖也成公黒壤與扈二會僅能合列國而楚人三歲

三伐鄭不能興攘却之師景公蟲牢馬陵及蒲之盟雖得諸侯竟莫駕楚厲公交剛敗狄會京師伐秦戰鄢陵勝楚會鍾離成吳四鄰而釁髴而諸侯反貳蕭牆反危惟悼公年十四即位入國之明日逐不臣者七人即位之一月取六官於民譽能服諸侯得鄭而駕楚然能駕楚而不能蓋誘吳之非平公繼之五盟六會而溴梁之會授權於大夫宋之盟授權於夷狄昭公一會一盟坐視諸侯之去而不之顧晉日卑矣頃定之世私門強諸侯

貳吳楚強然終乎黄池聖人猶以覇繫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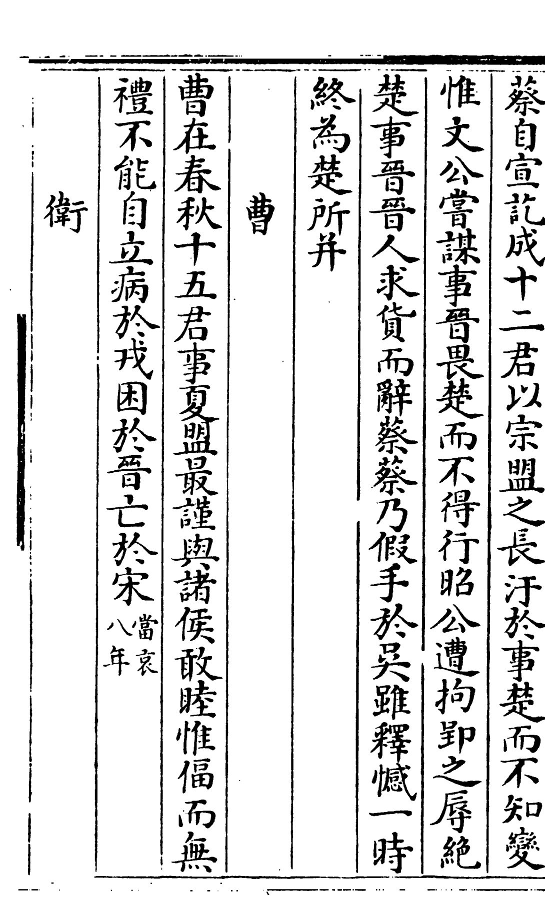
晉文未覇以前別紀

晉自鄂侯後入春秋皆爲曲沃殺奪武公始并晉國春秋皆削而不書

魯

謂春秋多内魯之文尊魯之至者責魯以備也家法不設君柄不收故多變故

蔡



蔡自宣訖成十二君以宗盟之長汙於事楚而不知變惟文公嘗謀事晉畏楚而不得行昭公遭拘郢之辱絶楚事晉晉人求貨而辭蔡蔡乃假手於吳雖釋憾一時終為楚所幷

曹

曹在春秋十五君事夏盟最謹與諸侯敢睦惟偪而無禮不能自立病於戎困於晉亡於宋當哀八年

衛

衛在春秋十一君兵爭最少人才特多與魯俱稱望國而適庶亂兄弟乖父子睽變故繁興云

鄭

鄭近王畿而介齊晉楚之間盖春秋要領之國其初周鄭交惡為王室之罪人其中堅於從楚為霸者之罪人其後輙縂於七穆之手有罪不討又為諸侯之罪人

滕

滕之可考者纔五君其與諸侯睦其事霸主謹惟偪而

無禮故逼於宋畏於齊楚無以自立

邢

邢滅於衞衞文之罪著矣而邢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與狄伐衞以速其亡其罪尤大

郕

郕之書於經者四既降齊七十一年而奔魯是其不得免焉必未有罪聖人以伯書明周公大封同姓之意左氏以為太子朱儒必不然矣凡皆姚姓

微國世紀

虞虢焦滑之屬皆同姓自尋斧於本支

陳

陳舜之後國於荊河逼強楚而遠齊晉堅於事楚非得已故聖人不忍貶絕而十二公悉著冊

杞

杞夏之後而用夷禮聖人不忍絕也故書子二侯三人五百二十八因其善惡而著之

宋

宋湯之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常書公以列於諸侯之上反覆十三君行事非有可稱而聖人拳拳焉將以著三統之相承明王澤之當續爾

蔗爵世紀

齊

齊自僖公入春秋參盟胥命諸侯以稍稍宗獨之矣威公覇業雖臏乎孝公猶世為諸侯之雄景公授政強家

陳氏得售噢休之惠於民而齊國微矣

許

許初從齊猶未病也齊覇既衰一意從楚而終為鄭所

併

莒

莒近齊偪於齊最甚而又怙其強暴首入人之國取人

之地春秋夷之略見於經

薛

薛諸任之國自奚仲為夏車正而遷于邳仲虺為湯左相而居於薛然自入春秋以來役於宋偪於齊臨之以齊晉微弱無以為國矣

郳

郳小國也交鄰睦事覇謹君臣多賢庶幾守禮義者故能介數大國之間與春秋始終迄戰國而未亡

小邾

小邾亦曹姓之國介在海濵畏齊事魯而偪於宋乃能

以禮通諸侯與春秋始終焉叔孫昭子於其賦菁莪有曰不有禮國其能乆乎

鄫

鄫微乎微者也立所出以爲後春秋書曰莒人滅鄫

杞

杞齊同姓杞爲齊弱而挾魯鄭以戰齊三邑旣遷于紀季入齊紀侯去國矣

徽國

微國如魯入極鄭取戴齊人降鄣之類聚以紀之以見周禮之衰

夷國世紀

楚

楚在春秋始曰荆繼曰楚始曰人繼曰子蓋當時夷狄之為中國患未有若楚人之暴且久有方城以為城有漢水以為池有申吕之田以禦外有申息之門以備内有成莊共平康昭為之君有子文孫叔子庚子木子蕩

為之臣所能世抗齊晉與春秋始終至靈康以後雖專令諸侯喪敗相尋矣然春秋書法之嚴則又以其私竊名號而夷之爾

吳

吳姬姓之長春秋以其假竊名號而夷之其始也晉方患楚未暇憂吳其後吳甚有意於僭晉又其後吳所爭不在晉而在楚又其最後楚亦不能強而吳之所患者在越矣

秦

秦自穆公以貪伐喪為殽之戰遂有彭衙之戰令狐之戰河曲之戰暴兩國之衆興數十年報復之師更四君而未已秦之為狄其始於殽之戰歟

越

越少康之後入春秋百九十餘年始見經常不過以國稱僻陋甚矣獨句踐與吳之事可以勵臣子之節蓋越自楚靈之強嘗從之伐吳而闔廬之立遂因以仇越是

以夫差敗於檇李而懷必報之忿及句踐困於夫椒而遂成不釋之讎仇吳之念隱於柔服之初豢吳之計蓄於卧薪嘗膽之時而沼吳之志卒逞於生聚教訓之後二十年間所欲盡從興事造業者可以略觀之矣

戎

戎之類有六曰山戎北戎姜戎雒戎茅戎陸渾之戎東遷以來浸睢莫甚齊威大振治戎之旅而戎始戢及晋惠之反誘戎遷於伊晋襄之覇挾戎戰於殽其勢不得

不至於陸梁異時徐吾之役既平茅戎於周而復敗王師是齊有攘戎之功晉有致戎之罪

狄

狄比戎患尤甚春秋書狄者三十六有長狄赤狄白狄而潞氏甲氏留吁又赤狄之種惟獨名者最強齊威畢力治楚置狄不問無損霸業之盛晉自景公諸侯盡離而閉南關以北尋治狄之怨雖剪除之功居多捨内事外霸業衰矣

夷

夷之微國如介如徐如舒如庸莊僖以後累累而書巴以人稱甲潞以氏稱鮮虞廧咎如以號稱皆聖人預為中國慮齊威之覇能帖荆於召陵而不能止江黃之伐晉文之覇能致秦敗楚於城濮而不能保鄀六之不亡小國尚安所恃而不奔走於夷狄故崇屬於秦郯屬於吳沈徐胡頓屬於楚勢不免焉爾

春秋臣傳 国蜀人王常元編 而以所見為評

魯

臧氏

盛哉臧氏之代不乏人也僖伯諫觀魚哀伯諫取郜鼎至臧孫辰復能以言立後之卿大夫皆宗之方東門襄仲之子歸父欲去三桓季孫行父欲追怨逐其後獨臧宣能斥以後之人何罪皆可謂賢也已臧武仲以智稱乃阿季武子之私廢長立庶卒見惡孟氏而奔齊臧氏遂衰豈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之類耶

季孫

魯桓公生莊公復生慶父叔牙季友莊公薨叔牙欲立慶父季友殺叔牙而立閔公及慶父弒閔公季友復殺慶父而立僖公季友雖於次最幼而殺二兄立二君勢最強叔牙之後為叔孫氏慶父之後為孟氏與季氏為三桓而季孫遂為稱首季孫行父相二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最號賢者然強私家弱公室小廉適足為濟私之具東門歸父謀去三桓及宣公之死行父宣言於朝

欲修怨焉曾謂賢者而有是乎莒僕弑逆以寳來奔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行父命出諸境曰今日必逹公固失之矣然行父人臣盍以逆順造諸君以君命出諸境乃可耳君命而已反之何其自専且自謂有舜大功二十之一亦豈臣子之所宜言乎一傳而季武子遂四分公室而專其二再傳而平子遂逐其君使死於乾侯習於惡既熟不復知惡之為惡而勢亦駸駸難返矣故至季桓子之世雖以夫子子路不能盡墮三都桓子生

不用孔子而死囑康子康子舍孔子而名冉子是皆習於惡之既熟膠於勢之難返雖有良心亦陽為空言而止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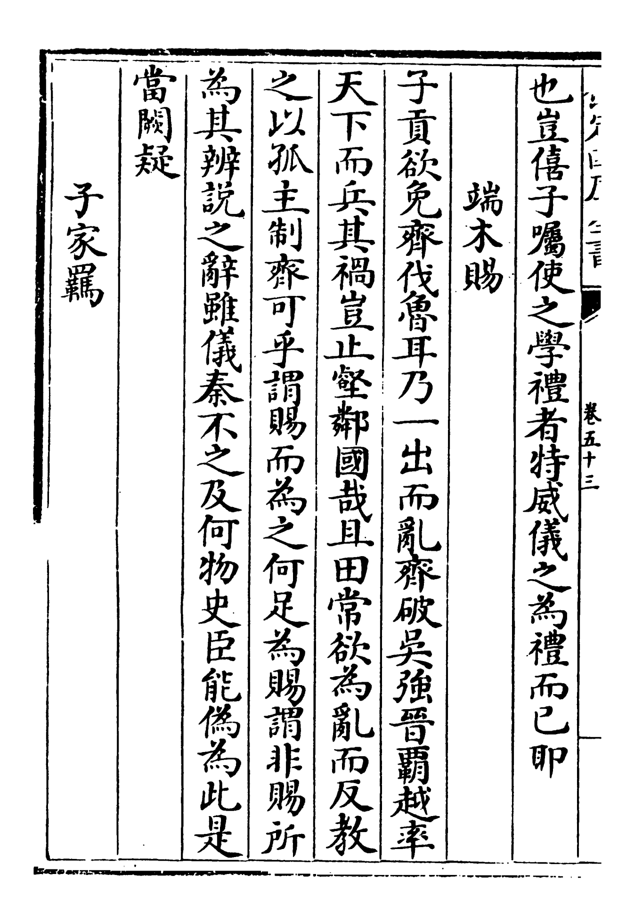
叔孫

莊公甍無適嗣叔孫欲以次立其兄慶父不果為弟季友為酖莊叔嗣封傳子穆叔視三桓子孫為最賢季氏三分公室穆叔獨不可固請而後盟之猶使其乘之人獨盡為臣季氏瀆盟伐莒穆叔使晉被執臨危守節不

以貨免既歸出見季氏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是亦異於季孟之心矣雖以妖夢溺於豎此二子殲焉此私門之禍不足以掩其公室之義昭子以庶獲繼不以豎牛立己為勞而殺之日食不伐鼓知季平子有異志平子出昭公昭子實從于齊謀納公不果而祈死其志為可哀亦足匹穆叔之賢矣叔孫雖不賢子路之謀墮三都也尚能順之墮郈

孟孫

慶父以逆誅公孫敖以淫逐而子孫乃多賢敖之二子文伯惠叔兄弟相及其奔於莒已氏所生之二子亦恥以惡聲聞文伯之子蔑是為孟獻子孔子稱其加人一等孟子稱其有友五人其後僖子亦恥不閑於禮聞正考甫鼎銘而囑懿子學禮於孔子斯皆可謂賢矣然郈氏代季氏而共執郈昭伯殺之使季氏得逐公於齊者正懿子也仲由謀墮三都叔孫氏已墮郈季氏已墮費而孟氏獨不墮成使孔子不得成相魯之功者亦懿子



也豈僖子屬使之學禮者特威儀之為禮而已耶

端木賜

子貢欲免齊伐魯耳乃一出而亂齊破吳強晉覇越率天下而兵其禍豈止壑鄰國哉且田常欲為亂而反教之以孤主制齊可乎謂賜而為之何足為賜謂非賜所為其辨說之辭雖儀秦不之及何物史臣能僞為此是當闕疑

子家羈

子家羈聞昭公將伐季子之謀而不洩既伐季氏季氏請以五乘亡勸公許之不聽公孫于外子家羈從亡偹嘗艱難公薨于乾侯季氏欲仕之而逃持心堅正義不忘君進退審處動與理合魯之羣臣未有賢於子家羈者也

齊

管仲

商周之初伊呂皆得聖君而輔之而又諸侯皆未強大

故有德易以興其後諸侯爭強其勢不歸於并滅不止而生民之禍烈矣管仲起其間先以法制富國強兵為威制張本然後教其君不背曹沫之盟以示信命燕君復納貢於周以示義伐楚不服則責以包茅不貢而楚服鄭伯逃歸不盟則亦却其太子華之讒而鄭伯請盟力既足以勝然後假仁義以行之故能不以兵革而一匡天下其有功生民豈細哉然自開闢以來功利實自此始後世皆陰用其術而陽諱其名功不及之而禍反

滋焉此君子所以不貴倖成之功雖當世賴之而識者譏之歟

晉

六卿 范氏 中行氏 智氏 韓氏 趙氏 魏氏

晉稱六卿雖下陵上替之積子孫至於分晉名教誅之然其初興皆才智有過人者君子取節焉未可盡以下體廢也抑亦以才智而能守正者其范氏之士燮中行氏之荀吳知氏之荀罃趙氏之趙衰趙武魏氏之魏絳

乎士蔿教獻公盡殺游氏之族又以術驕虢而滅之此小人之才耳士會得政晉盜奔秦其才為可知將老而戒其子燮以從二三子惟敬庶知本原者然會晉人也在秦即侵晉仁者為之乎惟燮也不矜功不受賂謂外寧必有内憂而不事爭強視其時為獨能守正若匄也以愛其子鞅之故盡殺欒氏名亂以覆宗雖才何稱焉此范氏惟燮為可稱也荀林父將伐晉伐齊而皆取其賂先縠違節制敗於楚僅以滅潞為功抑末矣如庚如

偃才皆碌碌惟吳也不受鼓之叛者鼓力竭而後取鼓再叛猶予之田而使其忠臣相之視其時亦爲守正至寅即與范吉射攻趙氏而覆宗矣此中行氏惟吳爲可稱也知氏之有荀罃迎立悼公修政施德再避楚師兩聽鄭平皆不責人而求之已功烈於晉爲中興而未嘗有一毫苟以成之之意非守正而能爾乎趙衰審所可從而獨從重耳視荀息里克等溝瀆愚見天壤不侔勁王定霸未嘗不告君以正趙武承其餘烈幾漸復興薄

幣諸侯歸邑齊魯以信自將不虞楚之詐厥功茂焉趙簡子殺趙午納陽虎慙德非少獨以受周舍之直諫晉人懷之子孫勃興殆亦趙衰趙武之遺休爾魏犨尚力不足以訓而絳事悼公戮公弟楊干之僕遭值明主超將新軍三駕而諸侯平九合諸侯而尚勉君以思其終殆皆於其正焉基之此趙之趙櫟趙武魏之魏絳皆可以守正稱也若魏舒舉十縣大夫謂非賢於人不可也然滅公族而縣之舒實預焉縣大夫得人正其植私之

計左氏以為孔子賢之吾斯之未能信韓氏之可稱者韓宣子也然反戚田於衛致闔田於周正矣易縣於宋求王於鄭何不能推其類乎善乎蜀人王當之言曰豈禮義可為於顯而弃於幽耶否則國可弱而家不可以強也

狐偃 諸臣附

狐偃重耳外祖而傅申生驪姬之難教申生逃不果卒杜門不仕其子舅犯從重耳於秦偃雖死不敢教之貳

犯遂佐晉安天下功光前人其積有自來矣狐夜姑乃不量已怨陽處父之易其位擅殺以逃復返於狄豈夷之不可華也哉荀息從君於惡強立非所當立之奚齊卓子皆陷之死里克傅當立之申生顧受驪姬之間持兩可不救迨禍成事極奚齊卓子已立為君乃犯大不韙以殺之之二人者之死曾自經溝瀆者不若也好忠而不好學其弊乃爾亦可悲矣慶成一諫惠公之背秦而不聽卒誤其君而陷之敗此凶人耳瑕吕飴甥辨於

秦以歸惠公其辭粲然足全國體於晉亦有一時之功
冀芮教夷吾賂秦求入視舅犯之教重耳天淵不足以
喻高卑矣文公既立尚執迷不悟而謀作亂宜一絶矣
冀缺乃以敬得嗣興執晉國柄郤克不忍一婦人之笑
而伐齊修怨郤至本無大過反以才辨自務與錡犨同
稱三惡竟覆其宗禍福無不自已豈繫其世也哉先軫
以晩出之英超將中軍城濮之戰策勲第一乃以忠憤
不顧而唾卒於自討識者悲之使其幸遇明君豈至是

哉伯宗事君以忠用兵以義卒為三郤所害豈亦不能善用其剛者歟州犂奔楚曲為逆圍之謀忝厥父矣司馬女齊不瘠魯肥杞而能勸晉遊楚言必本理叔向所相與始焉終焉者可謂賢矣祈奚外舉不避讎内舉不避親至公一忱可詔千載士伯瑕多知天道其子彌牟常勸王而責宋之不共亦足名家陽處父輕易夜姑之位而見殺幾於自取苗賁皇雖有功於晉終不免楚人狙詐之習此無足云惟叔向淹博多文能以禮信為國

超然一時乃違毋命以女禍覆宗悲夫

介推

有功名之士有澹泊之士介推雖從亡特澹泊而沽激之人耳出無共濟艱難之謀甫入而文公遭變祿未暇及推即憤怨而去雖推不去亦豈若趙衰舅犯輩能佐其君以興晉哉推反譏二三子爲貪天功過矣

宋

公子目夷　向戌　樂喜　華元

公子目夷不受襄公之讓國賢以襄公失徳而屢諫不足以遏之其所能者在己其所不能者在人目夷亦柰何哉向戌辭偪陽之邑以歸諸公乃自詭弭兵而求公賞邑為善不根於實心有時而必敗耳樂喜責向戌之弭兵謂無威則驕亂生則滅凜然憂國之盛心雖一介夫之死猶哭之哀良以不貪為寶力辭獻玉其心純乎公故也華元殺楚使而致兵未為善量勢者蕩澤之亂國賴以安

衛

石碏 祁子　孔達 悝　孫良夫 林父

甯莊子 武子 殖 喜　北宮文子　蘧伯玉

石碏大義滅親此不幸處人道之變非所忍言石祁子執親喪不忍以嗣位故佩玉卜兆是不足以見人心本然之天乎孔達不量強弱挑晉取禍自經溝瀆曰利社稷恐善謀國者不為也孔悝以舅甥之親出輒而立蒯聵自衛而言父子之名雖順自悝而言君臣之分則乖

夫亦當感輒以人心天理之正不可則去之耳孫良夫
違衆犯齊既敗則又依晉以敗齊專而生事國何賴焉
其子林父逐其君獻公以戚叛歸晉晉反為臣而執其
君何哉其為盟主也甯莊子扶立文公衛以再造甯武
子輔成公雖再出而不至失國調護於艱危之中庶幾
世濟忠力者柰何甯殖既逐獻公甯喜欲納獻公反弑
殤公為惡滋甚善惡固不繫其世耶北宫文子善覘人
之國蘧伯玉於獻公之去國復國也皆避而不與善處

亂世殆東漢郭有道之徒歟然有道未嘗居其位

鄭

七穆

穆公之子十一人子然士子孔先卒子孔專而見殺子羽不爲卿存而顯者稱七穆子罕子駟子良子國子游子印子豐是也然多骨肉相殘惟子國之子子產賢又惟子罕之孫子皮知其賢而授之政子產没後賢而有禮者子太叔

吳

季札

季札生蠻夷中以禮義智識聞天下聞樂而知古人之治亂歷聘而知列國之興衰燭照龜卜莫喻其明矣然吳至其父壽夢始大壽夢賢而欲立之不可其兄諸樊讓之不可其兄餘祭餘眛以次相傳必欲致位於季又不可餘眛之子王僚嗣立而諸樊之子闔閭弑之曰致季可也否則我當立吳之暴亂遂自此始

楚

令尹子文　孫叔敖　沈諸梁

楚介在遠夷而雄於中國夫豈偶然之故哉令尹子文為相四十年家無一日之積孫叔敖身已貴而意益下位已高而心益恭國有人焉若此國欲無興得乎沈諸梁當白公勝之亂國人望之如父母一舉而定之功成不居亦賢矣哉

秦

孟明　百里奚　蹇叔

孟明不知鄭之不當襲又師出而輕雖王孫滿尚幼猶知其必敗雖再敗之餘鼓勇焚舟不過晉不與爭而已豈嘗有功於秦者哉秦之能霸穆公之賢而秦固強耳世乃以其焚舟之勇傳誦為美談不知秦晉報復暴兵千里更四君而不休皆孟明啓之外誤其君内違其父不才孰甚耶其父百里奚間關險阻浮沉亂世一為穆公所禮致即薦蹇叔二老隨事畧言應輙如響惜穆公

用不盡其才而反用其子爾

黄氏日抄卷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黄氏日抄卷五十四

宋 黄震 撰

讀雜史四

東萊大事記

始於周敬王三十九年首書魯人獲麟孔子作春秋又別為大事記之解題首載伊川春秋傳序葢記以上續春秋解題以上續左氏傳而載伊川傳序所以明春秋之義而寓所以繼之之心也温公作通鑑始於威烈王

二十三年後於獲麟七十八年始於三晉大夫封諸侯特以繼左氏末年載智伯事蓋自處以史而已大事記既以繼獲麟之絶筆而入通鑑以後又皆搜通鑑之所不載豈其意未以通鑑為足哉然朱文公作通鑑綱目亦惟始於三晉大夫其事惟史雖不以大事為名而綱即所以繼春秋目即所以繼三傳翦裁出入首尾貫通視大事記又不同矣顧大事記多取戰國策而以史記汲冢書攷究異同其於名義地理為詳學者亦不容不

考

周赧王四十一年四月書孔子卒是為魯哀公十有六年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至是年七十三○田恒滅齊族之強者觧題云欒郤胥原不微則三家必不能分晉國高鮑晏不滅則田氏不能簒齊

越侵楚觧題曰以誤吳也吳伐楚觧題曰為越所驕也

得其情矣

周貞定王元年魯哀公及越后庸盟于平陽觧題云時

三子皆從康子病之杜預曰恥從蠻夷盟悪意康子恐其君借勢於越以去己故病之與越將妻公康子納賂太宰嚭而止同一私心豈以盟蠻夷為恥哉

張孟談既為趙襄子滅智氏而去之耕於負親之丘愚謂與范蠡泛五湖同風

貞定王二十八年崩哀王立三月弟思王弒之思王立五月弟考王又弒之考王既立遂封其弟揭於河南為河南桓公修周公之職其後遂為西周而東周於

是又有東西周之分矣初周之方興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所謂東周者東都也東都之地有二其一在河南即郟鄏郟者山名鄏者地邑周公卜澗水東者也是為東都之王城惟天子時會諸侯則居之否則虛其一在洛陽即成周成周本幷河南之總名而遷殷頑民於成周實在此洛陽周公卜瀍水東者也是為東都之下都則保釐大臣如君陳畢公治事者居之幽王既失豐鎬平王遂遷東都之王城王子朝之亂

敬王又遷東都之下都至是考王以王城故地封其弟惟曰河南桓公東西之名未分也桓公卒威公立威公卒惠公立秉政三世益專惠公别封少子班於鞏以奉王號東周豈惠公獨擅河南而不復奉王歟東都者指威烈王所居之洛陽而鞏者班之采邑是班秉政於洛陽而食采於鞏班亦稱惠公是為東周惠公焉至顯王二年韓與趙分周為二東西周始名為列國不復相關顯王在東周特建空名於其上而

韓趙分周之師意者為西周而舉歟後五十三年顯王之孫赧王立又自東周徙都西周特主其祭耳土地人民政事皆西周惠公之子武公者專之赧王十五年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未幾韓又徵甲與粟於東周蓋東周時服於韓二十五年東周君朝秦五十九年赧王與諸侯欲伐秦秦使將軍摎伐之赧王入秦盡獻其邑三十六又七年東周君復與諸侯謀伐秦秦使呂不韋滅之河南洛陽東西周之地盡

以封呂不韋自周武王至此合八百六十七年凡東西周之詳東萊隨年攷之而今總録於此

赧王之父慎靚王二年魏惠王命諸侯于臼里將復尊天子不克東萊曰按韓非子魏惠王為臼里之盟將復天子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君與大國不聽魏焉能與小國立之所謂將復立天子者是時七國既稱王不以周為天子也或者猶咎孟子勸諸侯行王道何哉

周威烈王四年秦作上下時先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謂主少皥之神作西時祭白帝後十六年秦文公作鄜時祭白帝後八十四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後二百五十年秦靈公作上下時於吳陽上時祭黄帝下時祭炎帝太史公續秦紀至秦襄公作西時曰僭端見矣

威烈王八年越滅郯郯今海州方春秋時太皥之後有任宿須句顓臾四國少皥之後有莒郯二國至於戰

國獨任國僅見於孟子

威烈王九年秦初君娶妻何用諸河以求福也戎狄之俗也鄴為河伯娶婦西門豹禁止之魏與秦鄰染其俗歟索隱君娶作君主謂取他女為君主猶公主也

威烈王十二年中山武公初立先是魯昭公十二年晉假道於鮮虞以滅虢杜預曰鮮虞白狄别種在中山新市縣中山名見於傳始此及定公四年晉合諸侯伐楚荀寅曰諸侯方貳中山不服是中山是時勢已

漸強至是武公初立意如備侯之制與諸夏抗歟威烈王十八年魏文侯克中山後三十八年其子武侯之世又與中山戰于房子其時蓋已復國後七年中山築長城以備趙又後二十六年魏以中山君為相則此時中山服屬於魏又二十年韓燕中山皆稱王則中山益強又十八年趙武靈王攻中山中山獻四邑以和又五年趙再攻中山又四年當赧王十九年趙遂滅中山戰國惟中山世系不明愚故總録於此

威烈王十三年晉河岸崩壅龍門至于底柱解題云春
秋後河患始於此漢待詔賈讓曰齊與韓魏以河為
境各去河二十五里為隄水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
民耕田之或久無患遂成衆落時至漂没則湛溺自
其宜也愚按此年乃岸崩壅水賈讓所言乃河溢決
堤事本不同而賈讓於河患極見本末程尚書大昌
作禹貢辨其說出此
秦初令吏帶劒又百姓帶劒解題曰佩玉三代也佩劒

秦也

威烈王十九年魏李悝著法經六篇以政莫急於盜賊故始於盜律賊律盜須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假借不廉淫侈踰制為雜律一篇終以具律具其加減猶今之名例律也凡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遂變法又置法官觧題曰法始於伏羲而備於周雖其間有詳有畧要之皆本於伏羲也法變於秦而極於五代雖其間有因有革要之不能大異於秦

也愚意揚雄稱法始於伏羲成於堯者殆指典章法度而言今李悝所著商鞅所用乃刻覈戕民之具非法度之法也自蚩尤作五虐之刑曰法至春秋如鑄刑書之類惟戮是聞及李悝撰次諸國之法而加刻焉秦遂緣之立為法官愈傳愈密而民無所措手足秦之所變豈變伏羲以來之所謂法而可並言哉

威烈王二十三年通鑑所始之年也通鑑始於三晉大夫為諸侯大事記始於九鼎震云三晉簒盜之應

周安王四年書列禦寇為李耳之舉楊朱亦師耳與墨翟春秋後各以其舉行天下解題曰列子多引黃帝書蓋古之微言傳久而差孔子定書始堯典其有以哉愚按列子之言類楊朱而後世以黃老並言者恐亦借古聖人為重如神仙則言黃帝儉則言堯許行並耕則言神農皆起於後世耳古豈有此哉

安王十八年秦止從死秦自武公以人從死獻公即位始止之愚謂初政如此所以能從治櫟陽修穆公之

政而興其國歟

顯王五年秦敗魏趙韓斬首六萬級以萬計級自此石門之戰始

顯王八年秦孝公下令求能出奇計強秦者公孫鞅自魏入秦用之變法秦自此強東萊謂法之始行民亦苦之及其既久能攻戰能告訐能損下益上者皆得志宜孝公以為百姓果便之彼貧弱者曰以失職怨氣滿腹而不敢吐孝公安得而知之哉

顯王十九年秦壞井田開阡陌觧題曰阡陌田間之道也蔡澤稱商君之功亦曰決裂阡陌決裂云者井田之制分畫堅明封表深固非大用力以決裂之不能掃滅其迹也東萊此語明矣又繼之曰變井田為阡陌為之字義又與決裂相反當以朱文公阡陌辨為正

秦令民父子同室内息者為禁觧題曰内者納也息者子也子弟納妻而生子則不許同居也商君初令有

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及是雖止有一男納妻生子亦分異矣商君嘗謂趙良曰始秦戎翟之俗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為男女之別禮不下庶人命士以上父子始異宫今商君制禮乃過先王豈其情歟愚謂命士以上父子異宫者屋室廣而侍者衆故於所居各為便非分離而各居也商君欲增户口而使父子分離各從征役耳非使男女有別也緣古説以欺人也東萊猶以正禮責之何待之厚

耶

顯王二十年秦初置有秩史觧題曰井田既廢比閭之制亦壞故置有秩史以董之漢百官表載縣萬户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不滿萬户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二百石是為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為少吏大率十里為亭亭有長亭長持三尺板以劾賊亭停也盖行旅宿會之所館一亭一鄉鄉有三老以德齒表率其鄉有秩掌一鄉

人有嗇夫鄉小者不置有秩則置嗇夫職聽訟收賦稅又有游徼循禁賊盜皆秦制也

顯王三十年楚聘莊周爲相愚按史無此事而列禦寇子華子凡方外横議之士多自誇時君聘我爲相而逃之其爲寓言未可知又時君尚攻戰權術未必有禮聘岩穴之事雖孟子之於梁齊亦聞其好士而往說之非聘也縱其聘之何至預名爲相而聘之就使欲聘爲相何關世道而乃以所未必有之事著之信

史耶

封禪書載九鼎沒于泗水彭城下時在楚興師求九鼎之後東坡曰此周人毀鼎以緩禍而假之神妖以為說也封禪書又曰秦滅周九鼎入秦東萊曰使鼎果入秦則秦皇過彭城何為齋戒禱祠使千人沒泗水求九鼎哉

顯王三十四年趙起壽陵觧題曰古者凶事不豫壽陵之名始此墓之稱陵古無貴賤之别國語管仲曰定

民之居成民民之事陵為之終是民之墓亦稱陵也秦記載諸君之葬至惠文王以後始稱陵

顯王四十一年魏納上郡十五縣于秦鮮題曰春秋時郡屬於縣趙簡子誓衆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是也杜預註曰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戰國時縣屬於郡此云上郡十五縣是也秦孝公并小鄉為大縣未有郡之稱魏納上郡後十餘年始置漢中郡或者山東諸侯先變古制而秦效之歟

顯王四十五年秦惠王後元年解題曰本紀書更為元年蓋於竹書紀年魏惠王復改元

慎靚王三年韓趙燕齊帥匈奴攻秦匈奴始見於此

赧王二年屈原作離騷愚按史之所書者國事也前此書孔伋作中庸此已不待史而傳屈原作離騷又非子思作中庸比也不知止書楚放屈原而疏作離騷於下何如

赧王六年秦初置丞相解題曰丞相之名始此

赧王八年秦立芊八子為太后聽政（解題）曰芊楚姓也八子婦官視千石後世婦人預政始此其異父弟魏冉為將軍用事後世外戚預政始此

赧王十四年秦蜀郡守李陽氷鑿離𡾰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解題）謂江水出岷山東南過氐道縣又歷都安縣又徑臨邛縣江源縣又東北逕郫縣又東逕成都縣又東南過犍為武陽縣沫水從東南來合而注沫水一自蒙山至南安而溷崖水脉漂疾害舟李

冰鑒平溷崖通正水路溷崖即離峯也

赧王十九年趙主父滅中山酺五日周禮族師祭酺註曰酺者爲人物裁害之神也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横賜得令羣飲者謂之酺東萊據此謂羣飲之禁遠自周公賜酺之制亦必非始於趙也愚按周禮出於漢末謂酺爲祭神恐未可知而破羣飲之禁以賜酺則始見於此爾

赧王三十二年燕昭王使方士入海求三神山鮮題曰

此後世人主求仙之始也自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世主莫不甘心焉

赧王三十六年秦趙會澠池趙以藺相如爲上卿鮮題載龜山楊氏之言曰古有以皮幣珠玉而不得免者況一璧乎雖與之可也全璧歸趙何益哉至於澠池之會相如智勇不足重趙乃欲以頸血濺之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歟愚按戰國策或謂韓王曰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

父猶將亡之也行雖如伯夷猶將亡之也雖善事之
無益也可謂得秦之情矣趙之危急非周太王方興
比也秦之強暴非狄之西陲荒忽可遷避比也奪之
璧脅之兵彼尚知趙有人而少紓其侵暴予之璧為
之擊缶而不敢較彼且臣妾我而禍又速矣藺相如
烈士也處萬死一生之地安若無事何可當也龜山
之論雖揆正誼我輩書生平居坐談但有媿嘆耳
秦昭王五十二年是歲秦既滅周以秦年統諸國然始

皇二十六年以前秦固未嘗敢稱天子
莊襄王元年大赦解題曰秦漢以後初即位肆赦始此
始皇四年蝗疫令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解題曰入粟拜爵始此
魏公子無忌卒初周赧王五十年魏破齊楚兵賴秦救而定欲親秦而伐韓無忌曰秦有虎狼之心非盡亡天下之國不休願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安魏當是時范雎為秦謀主以破韓為首務所

以親魏者特欲孤韓之黨耳信陵君之言深識天下之大勢使魏王能用其計糾率楚趙竭力助韓則韓不至於失上黨趙不至於敗長平六國亦不至為秦所吞以謀既不用又以矯殺晉鄙流落於外秦已滅周六國垂亡魏始再用之猶能收合諸侯折強秦之鋒向若用之於上黨長平未敗之前雌雄之勢殆未可量也其收合諸侯以折強秦也實當秦莊襄王三年敗秦軍於河外走蒙驁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秦

兵不敢出公子威震天下明年公子即以毁廢盖安釐王始畏公子賢能不敢任以國政魏趙脣齒國也秦圍邯鄲公子數請賔客辯士說王萬端豈獨為其身計哉及奪晉鄙軍以存趙則遂為魏王所深雠雖迫於危亡不得已而再用之然魏王之猜且闇猶夫人也故秦間得行公子既廢日夜飲酒四歲病卒秦聞公子死蒙驁始攻魏抜二十城置東郡其後稍蠶食魏十八歲而滅之公子之存亡關魏之存亡如此

故漢高祖自少時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十二年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歳以四時奉祠愚按四公子惟無忌有功當世前史以矯殺晉鄙事短之東萊獨發明其韓趙魏存亡相依之情以白其心凡書公子事必再三致其意故總録於公子既卒之下

始皇六年楚徙都壽春命曰郢解題曰楚都所至命曰郢晉都所至命曰絳

始皇九年毐嫪作亂夷三族解題載嫪矯發兵縣卒及衛卒及官騎及戎翟君公及舍人盖秦之兵制見此凡五也王攻毐嫪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宦者在戰中亦拜一級亦者秦之宦者本無拜爵之法也

始皇十年用茅焦諫迎太后于雍解題曰本紀載茅焦言大王有遷母之名恐諸侯由此倍秦又戰國策載頓弱面詆始皇不孝始皇怒弱告以山東戰國之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乃霽怒然則始皇所重者獨

兼并諸侯耳茅焦特以諸侯倍秦忍之非以母子天性感悟之也

以尉繚為國尉解題曰大梁人尉繚說秦曰恐諸侯合從願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諸侯可盡卒用其策大畧與李斯同不過以金啗之前此范雎之散合從後此陳平之間項羽同出一術盖亂世風俗貪鄙故此術每用每中

始皇二十六年滅齊初併天下置三十六郡内史為首

所治秦之三輔及弘農郡其後併南越閩越置桂林南海象郡閩中合四十郡秦初三年一郊收大半之賦貧民耕豪民田以十五輸本田主愚按田主得其半若官又收大半於其田主將何從出耶亦可疑

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鮮題曰為此阡陌之弊愚按阡陌乃井田之阡陌秦開而去之非為之也東萊於孝公之下自載秦人之說以為決壞阡陌令其自說乃以為開創恐不相合此事朱文公攷之甚詳

大事記以義帝紀年恐别有見耳義帝本楚懷王之孫流落牧竪項羽以人心為楚不平借之以從衆望所謂弁髦耳豈真天下之共主哉

張良教太子致四皓高祖不敢廢太子伊川易傳用為納約自牖之證温公以其為脅君而删之二說不同而大事記載易傳愚謂兩說自可並存盖高帝懼太子羽翼有人廢之必有後患而止非喜太子之能用賢可付託天下而不廢也為史者但存其事是非自

見似亦不必刪

高帝既崩呂氏欲盡誅將相而後發喪頼酈商説其所私審食其者乃獲免其後諸呂欲為亂又頼酈商之子酈寄説呂禄觧將印之國導之出遊獵而太尉得入北軍以誅諸呂酈氏父子有大功於劉氏宗社矣張良智高一世佐漢開基其子辟彊乃教陳平啓呂氏王諸呂以保身幾滅劉氏一於機智茍濟目前不復顧大體之所在其弊乃如此雖謂良之不才子可

矣鮮題謂高后欲王諸呂故諸劉之望皆見厚則天欲帝武氏故諸李之望皆見屠愚按呂氏以朱虛侯劉章為材武而結之妻以呂禄之女其後知諸呂之遂謀者正此女而手殺諸呂者皆劉章此殆天意耳若呂氏之欲誅滅劉氏其心豈可測哉

賈誼服賦稱單閼之歲盖丁卯也時絳侯已就國灌嬰已死則絳灌無由譖誼大事記移之甲子歲然當缺疑耳且絳灌漢初醇厚賈生年少好議論絳灌非之

亦老成者之常情縱有之不可言譖

謂賈誼政事疏引君當道者獨欽焉

論漢用人必先曰長者舉事必先曰大體各引其證甚詳可讀見文

帝十年

除田租觧題曰見錯鬻爵之策積粟既多故除田之租

税除戍役令用鼂錯募民戍邊之策應募者衆不必

勞民更戍

漢景二年申屠嘉死漢相之威權遂奪

中四年作德陽宮此景帝廟也諱不言廟故言宮

孝武元光二年立太乙祠鮮題曰太乙之名古無有也古之醫者觀八風之虛實邪正以治病因有太乙九宮之說其說具於鍼經今繆忌新奏太乙方曰天神貴者太乙太乙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乙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是果安所從救哉元鼎五年甘泉太乙祠壇而五帝祠壇圜其下又以太乙為尊於天帝矣

元封四年夏大旱關東流民二百萬口解題曰公孫卿謂乾封三年今四年而旱益甚不正其欺罔之罪而行誅何哉愚謂縱非四年而旱益甚國家亦何利於三年之旱而必封禪以求之封禪豈為祈天降災而設哉封禪二字已為欺罔不待四年旱而後為欺也

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解題曰漢丞相遣使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司隷校尉部豫州部兾州部兖州部徐州部青州部荆州

部揚州部益州部涼州部并州部幽州部交州部凡十三

巫蠱按武帝好方士而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埋木人祭祀之因妬忌盡言更相告訐以為呪詛其禍遂至殺兩公主殺太子殺丞相公孫賀殺衛皇后之親黨武帝好神仙之效如此而道家所謂度厄亦略可觀矣

吳人棲句踐之地南至句無今諸暨地北禦兒今嘉興地東至鄞今慶元地西至

姑蔑今衢州地 ○ 瑯琊今沂州 徐州即舒州見史記正義又郤亦音舒 南鄭鄭桓死於犬戎其民南奔故以南名即漢中地今興元府 新鄭鄭在宗周畿內幽王時遷於河南 臨晉秦築高壘以臨晉國故名 毋丘毋音貫即古貫字在今濟陰縣南 扞關周安王二十五楚為扞關以拒蜀蘇秦云趙之扞關陸道之關也楚之扞關水道之關也張儀爭楚曰舫舡載卒不十日而距扞關李熊說公孫述曰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史記正義謂在峽州巴山縣 黃池吳王夫差晉定公會處在開封府東平丘縣見顯王十二年 咸陽在渭水之北九嵕諸山之南皆陽也故名咸陽觴亦別名長安漢高六年遂改曰長安 商於商洛縣在商州東本周之商國也於林在鄧州古於邑也 汨羅史記正義云在淇饒等州楚之東境 三

川河洛伊也漢分為河南河內河東號三河龍兌兌音奪趙地名遼東秦漢皆為郡漢末公孫度據司馬懿滅之西晉慕容廆據後魏滅之其地尋入高麗唐李勣平之置安東上都護府至德后廢荊楚也秦避莊襄王諱改云荊鴻溝浚儀縣西北渠水東經大梁城南又北屈分為二渠其一東南流為鴻溝其一東經陽武縣為官渡汜水有二一在成皋城東者音祀一在濟陰高帝即位處音敷劒反京索京故城在鄭州滎陽東京縣有大索城索索城蜀始見於牧誓周元王元年蜀始聘秦三郡高帝定天下分三秦為三郡渭南即景帝右內史武帝京兆尹之地河上即景帝右內史武帝左馮翊之地中地即景帝右內史武帝右扶風之地蓋秦內史掌治京師項羽分其地為雍塞二國高帝分三郡復隸內史而景武之世更其名楚有三自淮

比沛陳汝南南郡為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呉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方南豫章長沙為南楚出漢食貨志

北河秦築長城並河以東屬之陰山因河為塞又云運芻粟北河盖河自西域注于蒲昌海隱淪不見復出於積石山屈而東北流徑於析支東北逕歷燉煌酒泉張掖南又東過隴西金城天水人東北過安定朔方又屈而北流為北河秦之轉輸率三十鍾致一石

方與趙縣名音房

豫山東秦漢皆稱山北山南山東山西皆主太行指北山以表地勢在漢屬河内在今屬懷州在天下之中故見高祖十一年鮮題

羌道凡縣有蠻夷稱道

右地理

關内侯有侯號而居畿内無國邑見顯王十七年秦二十爵注

羌飛府秦時少府有注

戎漢武帝改為佽飛郎括蒼鮑氏曰郎與廊同戰國策云至郎門而反郎秦官也掌守門户中郎侍郎郎中為三郎中丞相趙高宦者故名中丞相三老秦法也漢置縣鄉三老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衆為善者為三老鄉一人又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九賓周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漢謂王侯公卿二千石六百石下及郎吏匈奴侍子臚句傳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見高帝七年注五百鼂錯言四理一連連有假五百東萊注云五百之名翁主諸王女為翁主言其父自主之始此

右官稱

北闕未央宮雖南嚮以此闕為正門名玄武門又有東闕東門名蒼龍門而西南兩向無門欸

蓋肖厭勝之術**冀闕**冀記也記教令於此門索隱云**顧成廟**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罘罳**連闕曲閣也其形若罘罳**桶**周顯王二十一年秦平斗桶權衡丈尺鄭玄云桶音勇今之斛也**屬車**周末諸侯有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廣其車服故屬車八十一乘**幘**秦滅趙以其君之冠賜近臣名惠文冠所謂貂蟬也秦雄諸侯乃加其武將首為絳表其貴賤其後稍稍作顏題謂之作幘**貂蟬**同上**袀**音鈞皂也秦尚水德郊社服用皆以袀玄**黃屋左纛**車以黃繒為蓋又以毛為幢置車衡左方上為纛此戰國以來稱王者之儀漢遂為定制**行**高七年本紀行如雒陽秦漢謂乘輿為行如始皇紀行所幸有言其處者死**即阼**文帝即阼曲禮曰踐阼臨祭祀阼東階也主人所升降士冠禮注曰阼猶酢也所以答酬賓客**褚**竹呂反以

綿裝衣曰褚見文帝遺匈奴書

比余 漢遺匈奴之物辮髮之飾也漢書作比疏

犀毗 胡帶之飾亦曰鮮卑張晏曰鮮卑瑞獸名

銅虎符竹使符 銅虎符第一至第五文帝始以銅為之竹使符皆以竹箭凡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符以代古之圭璋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予郡國郡用銅虎符之守國用竹使符之相國家嘗發兵遣使合符符合乃聽受之

尺籍 伍符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五五相保之符信

朱兩轓 轓音反車耳反出為蔽也二千石朱兩轓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

右宮闕器物

龜貝 右以玉為瑞龜為寶貝為貨戰國以後尚金錢而龜貝委之泥沙不用矣

錢 高帝十一

年定郡國之獻人歲六十三錢又漢爵一級直錢二千又漢律人出一筭百二十錢又民賦四十又景帝詔訾筭十以上乃得官今訾四得官注云訾萬錢筭百二十七十筭十萬也 **赤側** 以赤銅為錢之郭 **緵** 祖工反八十緵也 **租挈** 溝洫志今內史稲田租挈重與郡同挈苦計反取田租之約今也然則今之租契 **綺** 今之細綾蜀纖也

右錢幣

礧石 鉄蒺梨也 **渠荅** 城上雷石也墨子曰城上二步一渠二步一荅 **虎落** 若今竹虎以竹篾相連遮落之 **穹廬** 㡘帳也其形穹窿故曰穹廬 **祓** 灞上板音廢三月上巳鄭會溱洧祓除不祥漢祓灞上魏以後不用 **勸駕** 高帝十一年求賢詔云必身勸為之駕 **縱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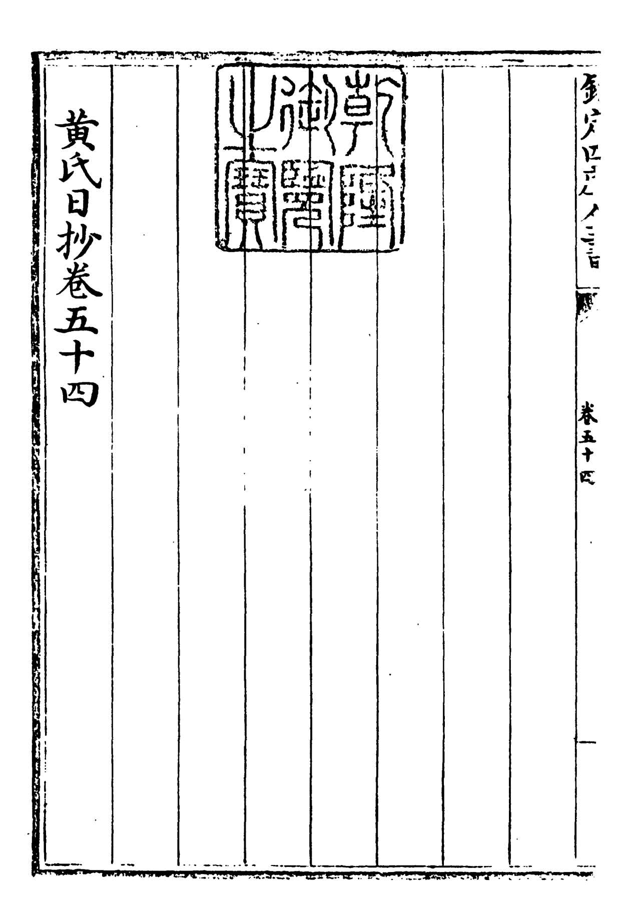
連關中之謂橫
合關東之謂縱
上計
秦制凡郡以春行縣勸農桑
振乏絕秋冬遣無害吏問因
歲盡上計見秦
昭五十一年注
法酒
以禮飲也
高七年注
來置酒
始皇十年
齊王趙王
來置酒鮮題曰凡諸侯相朝至國設燕饗以禮之
未有賓客反置酒者蓋齊趙畏秦而然愚謂此近
世移
之始
廚頭會箕斂
服虔云吏到其家以
人頭數出穀以箕斂
端月
秦楚
之際
月避始皇嬴
名改正為端
耏
音而輕罪不至
髡完其耏鬢
陸海
秦幽之地以
其膏腴號稱
陸
海
倍稱
罷錯書謂舉一償二
稱舉也今謂舉錢
舅
父母之凡弟為舅
父齊王舅父駟鈞
詳見文帝
三年注
蔪
讀芟
同
泰階六符
三台也每二星上階
為天子中為諸侯卿
大夫下為庶人星皆
明則太平故曰符
酺
周赧王十九年中山膚施
大赦酺按周禮族師各掌

其族之戎令政事春秋祭酺亦如之註謂酺者為人物除害之神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馬䟽謂祭酺而民相獻酬㓜獻酺必合錢為之故禮記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東萊云漢三人無故羣飲罰金四兩詔横賜得令羣飲謂三酺羣飲之禁遠自周公賜酺之制亦必非始於趙也

右雜類

東萊先生呂氏作大事記將以上續春秋下訖五代天不假之年修至漢武帝征和三年而絶筆矣大要括類史記漢書之事凡散見表志而不載本記及其餘記傳涉秦漢事者總為大事記及參訂

諸書異同使之歸一或與易置其先後及考究地理制度名物纖悉者别為解題又始於書序詩序及論語孟子及時事者與太史公自序胡五峯假陸賈對而終之以董仲舒策再為通釋其書凡三其用工甚至其考訂甚詳晦庵嘗見其書於身後答書於其子弟而稱之他日答沈叔晦書亦言東萊文惟大事記有益此其大約也



黄氏日抄卷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黄氏日抄卷五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庶吉士臣侍朝

謄錄監生臣姚邁德

黄氏日抄卷五十五

宋 黄震 撰

讀諸子一

老子

老子之書必隱士嫉亂世而思無事者為之異端之士私相推尊過為誣誕如序稱葛仙翁所作謂老子出於無始之刼以道為天地萬物母至周衰道不行始西去不知洪荒未嘗以治稱黄帝堯舜之治皆以仁義禮樂

初無用乎老子虛無之道聖王不行而周衰初非老子之道不行使道不能行而去之則天下於老子之道何賴而刼者後世佛氏之說亦不當淆入以論老子也至八十一章之解直謂河上公坐虛空中授漢文帝其事發於裴楷不知漢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僅嘗勞軍及郊雍未嘗幸河上而裴楷乃晉人非漢人也一本作裴偕又未詳其何人且史稱河上丈人為安期生之師六傳而至蓋公蓋公尚在文帝之前河上公豈當文帝之世

其說不經全類市井小說畧不知古今辱老子之書又甚矣姑辯其妄而錄老子書之有補於世者因其舊分二章

保身章第一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身與貨孰多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知足之足常足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柔之能剛弱之能强强梁者不得其死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故善人者不善

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髙者抑之下者舉之損有餘而補不足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保國章第一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夫我有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治大國若

烹小鮮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見小曰明守柔曰强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師之所處荊棘出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佳兵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後辯○其書謂道非明民者見之偏欲絶仁棄義者言之激翕張予奪者隂謀玄之又玄者彼自不知其所以言何詰焉

莊子

莊子以不羈之材肆跌宕之説創為不必有之人設為不必有之物造為天下所必無之事用以眇末宇宙戲薄聖賢走弄百出茫無定踪固千萬世詼諧小説之祖也然時有出於正論者所見反過老子老子之説可録

者不過畢退自全莊生之說可錄者往往明白中節今隨其篇録下方

内篇

為善無近名緣督以為經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知其不可奈

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無私安時而處順

外篇

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損者禮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　愛人利物之謂仁　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

取象焉　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

雜篇

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　貴賤之分在行事之美惡乎為福有餘為害物莫不然而財其尤甚者也

後辯　莊子之可錄者固過於老子然其悖理者則又甚於老子盖老子隱士之書而莊子亂世之書也其所以變亂天下之常者不過借天下之不常

以亂其常如麋鹿食薦則因謂民食芻豢者為非正味如巨盜負篋則因謂緘縢防盜者為盜積如瞽者不見文采聾者不聞鐘鼓則因謂文采鐘鼓為無用於是乎混而齊之謂是即非非即是而是非之兩忘於是乎復蕩而空之謂人不必有材心不必有知而天下生生之理盡絕於是乎又復引而伸之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焦為天下之至人嗚呼此誠亂世之書而後世禪學之所自出也是非

之理判然安得而使之無人生而有血氣心知安得而使之無果如其說心定神全入水入火不驚不悸猶可也安得而不焦不濡此固天下所必無之理童子猶將笑之柰何其文竒說誕人情易惑雖老師宿儒反或溺之耶嗚呼悲夫葢火其書

道家者流謂黃帝上天謂老子西出關爲長生不死之證然黃帝之墓好道之漢武親過之老聃之死好道之莊子親載之莊子生於戰國六經之名

始於漢而莊子之書稱六經意莊子之書亦未必盡出於莊子

荀子

余讀荀卿書然後知昌黎公之不可及雖歐陽子最尊昌黎公其議論亦有時而異者大抵誦述正論於義理開明之日易辨明正理於是非迷謬之世難自戰國縱横之說興而處士横議之風熾極而至於莊周并收一世之恠大肆滑稽之口以戲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

子之道而天下之正理世無復知于斯時也知尊王而賤霸知尊孔氏而黜異端孟子之後僅有荀子一人而世不稱荀子何哉蓋嘗考其故由漢及唐皆尊老莊其間溢出而為禪學者亦莊老之餘派而荀子嘗斥老聃為知詘而不知伸斥莊周為蔽於天而不知人其說正由由漢及唐之學者相背馳宜其不之稱也獨一昌黎公奮自千載無傳之後破除千載謬迷之說尊孟子以續孔氏而表荀子以次孟子卓哉正大之見孔孟以來

一人而已其關繫正邪之辨為何如哉迨至我朝理學大明三尺孺子亦知嚮方矣老蘇以傑然不世出之才反獨遠追戰國縱横之學此與荀子正相南北識者已疑之歐陽子一見乃驚嘆以為荀子夫荀子明儒術於戰國縱横之時而老蘇祖縱横於本朝崇儒之日同耶異耶而謂蘇為荀耶或者特於其文而言之耶

後辯　昌黎稱荀子大醇小疵世之因而指實其小疵者曰非子思孟子也曰謂性為惡而謂為善者

僞也若然則豈止小疵而已哉余觀其非子思孟子蓋其妄以知道自任故欲排二子而去之以自繼孔子之傳其意盡於篇末可見失正坐不自量耳至其以爲善爲僞則其說雖可驚其意猶可録蓋彼所以僞者人爲之名人非詐僞之謂若曰人性本惡修爲斯善其意專主習而不主性其說遂墮一偏而又古今字義漸變不同如古以媚爲深愛而後世以爲邪古以佞爲能言而後世以爲諂

荀子之所謂偽殆類中庸之所謂矯而擇言不精遂犯衆罵不然何至以為善為詐偽之偽也哉惟其本意之所指初不其然此昌黎姑恕其說而指為小疵歟抑荀子之小疵雖其議論之近理者亦或不免不但非孟言性而已也大抵荀子之所主者在禮而曰禮之敬文也則禮之本於内心者卿殆未之深考故其議禮之效惟欲辨分以足用其於論王伯曰粹而王駁而伯曰義立而王信立而

伯幾謂王伯無異道特在醇不醇之間至於内心義利之分則略不之及又謂能治其國則文繡為當然而後葬為無害其與他日譏齊威淫泆而猶許其有大節者無以異然則使荀卿而用於世亦不過富國强兵善致鄰國成覇功爾

荀子注於駑馬十駕之下云有缺文愚按駑馬十駕功在不舍此二句正相聮屬若曰馬駑而能致十駕之遠者功在於行行而不止耳又於以狐父

之戈鏀牛矢注云喻以貴用賤其説未聞愚按此章戒鬭謂好鬭者不足與之較也狐父之戈良器也牛矢至賤也而鏀之是自棄其良也君子與小人鬭之譬也若曰千鈞之弩為鼷鼠發機云爾何未聞之有

揚子

揚子終篇稱王莽之勤勞過於阿衡是豈可菡善類猶以知尊孔子得名諸儒然自漢武以來孔子之褒顯尊

異為已久正不待揚雄而後尊而此時亦非有異端之可闢如孟荀不幸生處士橫議之時也迹其言議況多粗淺首章謂倥侗顓蒙恣于情性是既不知有物則秉彛之理矣如曰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亦豈孔門之旨耶孔門之學致知思辨為先而雄遽以行先之學不厭教不倦仁智兩全之事而雄反以教人又次為言果可為法言之首乎愚嘗謂孟子之論于其心故可以繼孔子之傳荀子之論止於事故不能如孟

子之醇揚子當正論已明之後不過掇拾緒餘以㤀說故雖以温公之淳厚終身為其所欺表而尊之與曹操預正統等而世亦終不謂操為西伯謂雄為孟子也公理昭昭天地間是豈一人之力可强而易置之耶

文中子

文中子之書以易老並言以釋老與儒為三教蓋亦六朝流習耳迹其言議多有近理如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如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

理遣如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多奪問何以息謗曰無辯問何以止怨曰無爭然要其指歸大要亦不出老子慈儉之説於聖門未有得焉至其主摽枝野鹿之説謂上無為下自足至治之代人老死不相往來則習老子之説而不之考也古者鴻荒之世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聖人者作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然後漸有倫理以趍於治太古何嘗有治至後世聖人然後有治耳且上果無為則下亦烏能自足耶若夫帝國戰德皇國

戰無為德與無為而以戰言雖老子未嘗道甚至借聖門以掩釋教之弊謂詩書盛而秦滅非仲尼之罪虛玄長而晉亂非老莊之罪齋戒修而梁亡非釋迦之罪嗚呼晉則長虛玄矣梁則修齋戒矣秦果盛詩書者乎嗚呼曾謂文中子而有此恐亦後世附會之爾

曾子　近世劉子澄闕

子為曾子與此不同之闕

曾子之書不知誰所依倣而為之言雖雜而行然其不

合於理者葢寡若云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言言順弟與弟言言承兄皆世俗委曲之語而良賈深藏如虛又近於老子之學殊不類曾子弘毅氣象若樂正子下堂傷足之事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之說亦皆會粹此書亦有足觀特以天圓地方之說為非而謂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雖務博而未必然

子華子

子華子晉人程本子華其字自稱孔子與之傾蓋者也事亦見孔叢子劉向序其書謂趙簡子欲仕之逃而之齊館於晏子簡子死而反於晉以卒盖本其書多晏子荅問之辭未知然否書凡十卷雖本老子虛無之說而能自攻其徒欺誕之語且尊孔氏而其文亦蔚乎可觀賢於諸子遠矣要亦不可以治世而向乃悲其不遇余謂縱不生齊晉間亦豈有遇世之正學哉今釐其說之正偏為

公仲承問黄帝采銅於首山作大鑪鑄神鼎於上鼎成羣龍下迎乘彼白雲至于帝鄉程子曰否甚矣世之好譎恠也人之異於龍龍之異於鼎鼎之異於雲惡足相感名而實使之耶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羨慕者夫生而少壯轉而為衰老轉而為死亡聖凡之所共也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宋有丁氏家故無井而漑汲焉常一日而一人居外懲其如是也鳩工而穿井於庭家相與語曰今吾

之穿井得一人矣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而得一人也黄帝之鑄鼎是井中人之譬也晏子曰堯不以土階為陋而有虞氏怵戒於塗䖺子華子曰土階塗䖺之說野人之所稱道而傳所不傳者也夫堯舜之備物也如此烏有所謂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者惡有所謂塗䖺以自怵戒者凡其辨誣如此皆說之正者也

太初胚胎實生三氣上氣曰始中氣曰元下氣曰玄

棲三陰之正氣於風輪其專精之名曰太玄棲三陽之正氣於水樞其專精之名曰太精又曰大道主三元縱而守之為三極衡而施之為三紀上下貫焉為三才通於一萬事畢凡皆虛無而無當於理如此善弗去亂未央也又曰有意於治則亂矣凡其立異而自畔於理如此皆說之偏者也

管子

管子之書不知誰所集乃龐雜重複似不出一人之手

然諸子惟荀卿揚雄王通知宗尚孔氏而未知其儻用於世果何如餘皆處士横議高者誣誕下者刻深戲侮聖言壞亂風俗蓋無一非孔門之罪人其間嘗獲用於世而卓然有功為孔子所稱者管子一人而已余故讀其書而不敢忽為之熟復再三而條列之大抵管子之書其别有五心術内業等篇皆影附道家以為高侈靡宙合等篇皆刻斲隱語以為怪管子責實之政安有虚浮之語使果出於管子則亦謬為之以欺世殆權術之

施於文字間者爾非管子之情也管子之情見於牧民大匡輕重之篇然牧民之篇最簡明大匡之篇頗粉飾輕重之篇殆傅會牧民之要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管子政經之綱茍得王者之心以行之雖歷世可以無弊秦漢以來未有能踐其實者也其説豈不簡明乎大匡之要曰桓公入國踐位之年欲修兵革仲諫不可公不從二年欲繕兵甲仲諫不可公不從果敗於宋公以

勇授祿仲諫不可公不從明年公伐魯仲諫不可公不從果敗於魯四年公興兵十萬圍魯仲諫不可公不從魯果刼魯去國五十里為關以請盟仲諫不可公不從魯果刼盟五年欲伐宋以救杞仲諫不可公乃始用其謀不伐宋而城緣陵以封杞明年狄伐邢又用其謀城夷儀以封邢明年狄伐衛又用其謀城楚丘以封衛損齊之有封三亡國恩足以結四鄰無兵爭矣公問將何行乃請寛關市之征又問何行乃請輕諸侯之幣又問何行乃

請賞其國以及諸侯之國又問何行乃請隰朋為東國賓胥無為西土而又游公子開方於衛游李反於魯游蒙孫於楚以親附四方之諸侯方是時齊之勢駸駸乎如春斯達乎狄反不量德而伐之齊於是請救於諸侯諸侯之來救者皆以其所獲予之惟北州之令支不來則稱兵而伐之齊之恩威遂四達於天下而猶未試也乃教諸侯足民食兵備乃教諸侯正君臣父子乃又罰其不盡君臣父子之道者夫然後兵車之會六乘車之

會三諸侯莫不賓從而夷狄以服中國以安葢自東遷諸侯爭強僅同泥中之鬭獸未嘗有一念能出於兵爭之外至管子始一切反之而有以弭其爭此管子行事之實聚見此書其次第皆可按而攷然其説似粉飾之以誇功矣若輕重篇則何其多術哉管子雖多術亦何至如此之屑屑哉伐菹薪冬煑鹽三萬六千鍾爾謬稱妨農而春禁之使價長至十倍乃糶之於鄰國得黄金萬一千斤復請於周以黄金賀獻使金價百倍焉築陰

里三墻九門使玉人雕刻為璧者乃石爾謬請於周非彤弓石璧不得朝獻而使天下諸侯盡輸金珠榖帛於齊以易石璧焉北郭掘鼂而得者一鼂爾謬以十乘之使百金之裝賜其家為中大夫名其鼂曰無貲之寶以質丁氏粟三軍之師五月之糧價至四千金焉凡其張無為有善於富國如此榖賤將流而他也則以石璧聘囷京之家而民爭藏榖民貧無以償貸也則以石璧聘稱貸之家而人皆折券士大夫之家不恤其族也則滅

城陽大夫之位而人皆散財發粟死事之後無以賞之也則縞素朝豪家使爭藏粟為備僕賈長四十倍而官出四十倍之粟以賑之凡其轉虛為贏善於足民如此通杭莊之水以致鳧鳥商人挾丸彈而商以貧沐途旁之樹以絶遊息農人皆務本業而農以富沐去樹枝也商重農輕則下令藏穀而農商以平西飢東豐則税錢准穀而東西以平税錢三十西准穀三斗東准穀三釜藏粟者不出則下令出師俾有粟者不行於是盡知囷窌之數窌力救反弓弩多匡

輆善禮反礙也則下令騁鵠鶡之所在而民皆習遠射於是自無匡輆之患皮幹筋角之徵重則下令高杠柴地使車馬罷絕皮幹筋角委積而諸侯之牛馬皆來凡其量低與昂善於權民物之宜如此而又推其術以戕鄰國焉嘗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即以虛聲攻萊而盡并其地魯梁出綈則身先國人以衣綈使魯梁皆棄農而織綈俟其田荒則倏賤之閉關不與通魯梁民飢歸齊者十六而魯梁服萊莒生柴則鑄金境上以市柴使萊莒

皆棄農而採柴俟其田荒則倏止之閉關不與通萊莒民飢歸齊者十七而萊莒服鹿生於楚狐白出於代器械出於衡山則置鹿買狐白置器械使其國皆棄農而爭應之民既饑困而歸齊楚與代與衡山又皆服不寧惟是龍鬬而稱天使臨郊亦因以動八侯之朝彗出而稱國有大事亦因以衆百姓之積凡皆駕虛翼空隨物生智其在國者則神之以富其國其在隣者則愚之以戕其鄰雖其在天者亦假之以威動天下而獵取為利

顛倒一世如弄嬰兒於掌股之上要皆多為之術以成其私至若欲魚價之增而立五厲之祭幸柴價之增而賀北澤之燒燒去聲古人之教藝畜不過使之自養今顧色色鼓舞之以為己利甚至鹽計食口鍼刀耒耜每加分以盡其利其亦瑣屑甚矣未必皆管子之真愚故疑其為附會抑此以其政言也若其書載鮑叔薦仲與求仲於魯及入國謀政與戈麋鴻飛四時三弊臨死戒勿用豎刁易牙開方等說皆屢載而屢不同或本文列前

而解自為篇或併篇或無解或云十日齊戒以召仲觴三行而仲趍出又云樂飲數旬而後諫自相矛盾若此不一故曰龎雜重複似不出一人之手楊忱序管子論高文竒雖有作者不可復加一辭矣張巨山謂其心術内業等篇為管氏功業所本意巨山好道家學故云爾

本書既雜然矣為之註釋者復多牴牾四傷之篇誤名百匿而以四傷名七法之篇幼官篇首章云若因夜虛守靜人物則皇其後方之圖本可覆也乃衍人

物二字不知參對而以夜虛為句守靜人物為句方以人物則皇為句而曲為之說曰聽候人物也守靜豈聽候之義乎幼官五圖以形生理為句而中央之註獨以形生屬上文明法篇以比周以相匿為句而下又云是故忘生死交其後方之明法解可覆也及政一故字不知參對而以相為匿是為句而曲為之說曰匿公是而不行也不知比周以相匿者匿其非爾比周何是之有乎形勢篇云天地之配也地字誤

作下字亦未正五法之章曰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分如分地之利之分言有人次有財耳乃釋云可以分與財者賢人也殊非章旨立政之章曰道塗無行禽指人言之謂其為能行之禽爾乃釋云無禽獸之行是以行為去聲亦覺不倫其他難槩舉版法篇末云四悦在施愛有衆在廢私今因鈌文而云悦在施有衆在廢私不成文矣

捋擿擋 捋宅耕反擿丁歴反擋丁用反鼓聲也見宙合篇 准 準字下不从十 草封

澤言草之多也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十三卷履大方地也十六卷正鹽筴正稅也當與征也見玉篇筴者是管仲施於國者皆名筴穀賊田中木也見二十二卷終則有始與天壤爭言鹽也卷廿四券契分曰券合曰契見卷二十四咸有四秋春耜鉄夏絲秋五穀冬紡績也卷二十四斥薪芻所生之地也卷二十四縋繑上息列反下丘喬反連續也卷二十四孟行高言孟行注云孟大也見第四十五篇

列子

列子才頴逸而性沖澹生亂離而思寂寞默察造化消

息之運於是乎輕死生輕視人間死生之常於是乎遺世事其静退似老聃而實不為老聃老聃用隂術而列子無之其誕謾似莊周而亦不為莊周莊周侮前聖而列子無之不過愛身自利其學全類楊朱故其書有楊朱篇凡楊朱之言論備焉而張湛序其書乃謂往往與佛經相參余按列子鄭人而班馬不以預列傳其書八篇雖與劉向校讎之數合實則典午氏渡江後方雜出於諸家其皆列子之本真與否殆未可知今考辭旨所

及疑於佛氏者凡二章其一謂周穆王時西域有化人
來殆於指佛然是時佛猶未生而所謂騰而上中天化
人之宫者乃稱神游歸於說夢本非指佛也其一謂商
太宰問聖人於孔子孔子歷舉三皇五帝非聖而以聖
者歸之西方之人殆不指佛然孔子决不黜三五聖人
而顧泛指西方為聖且謂西方不化自行蕩蕩無能名
蓋寓言華胥國之類絶與寂滅者不侔亦非指佛也使
此言果出於列子不過寓言不宜因後世佛偶生西域

而遂以牽合使此言不出於列子則晉人好佛因列子多誕始寄影其間𦂳為佛氏張本爾何相參之有哉且西域之名始於漢武列子預言西域其說尤更可疑佛本言戒行而後世易之以不必持戒者其說皆陰主列子皆斯言實禍之不有卓識孰能無惑耶

中山公子牟悅趙人公孫龍詭辭而其正子輿非之至斥以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其論甚正而列子載焉此誕說波流中砥柱也又謂慎爾言將有知

之慎爾行將有隨之廢在身稽在人湯武愛天下故
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又謂嘗觀神農有炎
之得稽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
亡廢興而不由此道者未之有也凡皆異乎列子平
日之言為八篇之最粹楊朱拔一毛利天下不為而
列子宗之蓋愛身者也然謂舜禹周孔之聖為自若
謂桀紂之縱為自得謂子産屈於公孫朝公孫穆荒
溪酒色之辨而謂朝穆真人且力排貴生愛身之為

非是又何自背其平日區區之守耶此為八篇之最舛者九淵之說出於列子謂列子之師壺子示神巫季咸以未始出吾宗而季咸走滅者也此所謂以無所考相欺而近世名儒陸象山以之自名豈别有所本耶

墨子

墨子之說似是而實不可為治殆不止如韓昌黎之議荀揚擇焉不精而已而昌黎乃儕墨子於孔子何哉且

昌黎不過謂墨氏尚同而孔謂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亦尚同爾然不非其大夫者惡居下訕上譏專臣者惡以臣逼君孔非尚同也墨之言尚同謂天子所是皆是之天子所非皆非之與孔門所謂如其不善而莫違之戒正相反顧可謂其與孔子同乎又不過謂墨氏兼愛而孔謂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為聖亦兼愛爾然仁者則親之既異於愛衆而博施為仁雖堯舜猶病之孔非兼愛也墨子之言兼愛謂法其父母與法其

君皆為法不仁惟當法天與孔門所謂孝弟為仁之本者正相背顧可謂其與孔子同乎謂墨尚賢而孔子賢賢疾没世而名不稱是亦尚賢然賢之當尚雖愚不肖者亦同此心何獨孔墨之同顧墨氏之尚賢乃謂惟賢為尚親戚則不可使當貴正與吾儒親親尊賢之義又相背耳謂墨氏明鬼而孔子祭如在曰我祭則受福是亦明鬼然鬼神之當敬雖愚不肖者亦同此心何獨孔墨之同顧墨氏之明鬼乃謂聖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

天鬼之所憎是亦率天下萬民祭祀天鬼又與吾儒報本反始之義亦相反且昌黎嚴於荀楊擇焉未精之辨何獨恕於墨子似是而非耶墨子之書凡二其後以論稱者多衍複其前以經稱者善文法昌黎主文者也或者一時悅其文而然歟昌黎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愚曰孔子必不用墨子墨子亦必不用孔子雖然儒名而墨行者昌黎固嘗擗之矣

文子

文子者云周平王時辛鈃之字即范蠡之師計然嘗師老子而作此書其爲之註與序者唐人默希子而號其書曰通玄真經然僞書爾孔子沒於周平王幾百年及見老子安有生於平王之時已先能師老子耶范蠡戰國人又安得上師平王時之文子耶此僞一也老子所談者清虛而計然之所事者財利此僞二也其書述皇王帝霸而霸乃伯字後世轉聲爲霸耳平王時未有霸之名此僞三也相坐之法咸爵之令皆秦之事而書以

為老子之言此僞四也僞為之者殆即所謂黙希子而乃自匿其姓名歟其序盛稱唐明皇垂衣之化則其崇尚虚無上行下效皆失其本心為可知明皇之不克終於是乎兆矣豈獨深宫女子能召漁陽鼙鼓之變哉書之每章必託老子為之辭然用老子之説者文衍意重淡於嚼蠟否者又散漫無統自相反覆謂黙希子果有得於老子吾亦未之信今畧類分其説如稱為惠者生姦此法家之説政勝其民不附其上此術家之説國之

所以强者必死也此兵家之説而上德一篇又全引諸子譬喻語凡其散雜類此既曰道滅而德興又曰道之中有德既非仁義矣又曰治之本仁義也既非禮義矣又曰不知禮義法不能正凡其反覆類此而其言之偶合理者有二曰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者與世推移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四體不勤於事求贍者未之聞其言之最害理者亦有二曰任臣者危亡之道也尚賢者癡惑之原也曰去恩意舍聖智外賢能廢仁

義禁姦偽則齊於道矣

亢倉子

亢倉子名㓝説本老子文類莊子亦有近理者如曰所謂國讎者主德不下宣人欲不上達也如曰士有天下人愛之者有其主獨愛之者用天下人愛者則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則天下危如曰理人者先務𦾔人𦾔則樸

𦾔音農

此其近理者也亦有背理者如曰大亂之本祖乎堯舜如曰蜕地之謂水蜕水之謂氣蜕氣之謂虛蜕虛

之謂道如曰安知天下之正汙潔此其背理者也至其安自標榜以欺世則謂靈王使祭公致篚帛有禳水旱之問謂熊開拜為亞尹嘗微服而逃則有不能自掩其欺者矣蓋其書稱自鄉而縣縣而州此後世之區畫也稱被以青紫章服此後世之品式也稱吾無誰私兮羌忽不知其讀此倣後世之楚詞而字多用古文又欲以自蓋其今文而益彰者也魯謂周靈楚國之世而有此哉其書有云意氣谷神以谷為似與老子所稱谷神不

同

關尹子

關尹子九篇其一曰宇注云道也其二曰柱云建天地也三曰極云尊聖人也四曰符云精神䰟魄也五曰鑑云心也六曰匕云形也七曰釜云化也八曰籌云知也九曰藥云雜治也序以為關尹喜之書漢有方士來上則其偽可知矣且其文陋弱其言道皆歸之於無果無則又安有所謂道而為是費辭哉如曰為者必敗執者必失故聞道於

朝可死於夕此爲粗可曉者然與老子論語本旨不合此襲之而不善用者也如曰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十年百年死者如歷久得道是人生惟以速死爲幸而不欲天下之有生也何等立言哉

鶡冠子

鶡冠子言之害理者如曰聖人貴夜行其近理者如曰富者觀其所予貴者觀其所舉貧者觀其所取賤者觀其所與及不殺降人之類皆其間見一二耳餘率晦澁

詞繁理寡韓文公頗有取焉何哉嘗考其五至之說見於首篇始謂北面事君則伯已者至謳籍謏咄則徒隸者至是痛上之人不禮下也中流失船之說見於宋篇謂賤生於無用之若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是傷已之不遇時也文公豈有感於其言者乎然文公猶取此一二語其餘十五篇無留良矣伯乃言其才之百倍於已

鬻子

鬻子名熊逢行珪序其書云熊楚人年九十見文王王

曰老矣熊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文王遂師之故其書首之以文王問此必戰國處士假託之辭蓋自漢藝文志已有其篇目其語亦多可采如以知其身之惡而不改為大忘如以自謂賢者為不肖如曰察吏於民凡皆足以警世其餘則載五帝禹湯之政皆主得人文亦不煩異乎諸子之寓言虛誕者矣然每篇多以政曰起語而以昔者追述文王之問既託文王而下又云魯周公旦亦未知自稱政曰者為誰

逢行𤣥既不能明言而反釋以為政術之間則非辭矣

商子

商子者公孫商鞅之書也始於墾草督民耕戰其文煩碎不可以句至今開卷於千載之下猶為心目紊亂况當時身被其禍者乎然殿中與御史之號實用此書事必問法官亦出此書後世一切據法為斷者亦合省所自出矣或疑鞅亦法吏之有才者其書不應煩亂若此真偽殆未可知 書以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辨慧十者皆避農戰而禁之

韓非子

韓非盡斥堯舜湯武孔子凡先王之道為亂而兼取申不害商鞅法術之説加深刻焉至謂妻子亦害已者而不可信盖自謂獨智足舞一世矣然以踈遠一旦說人之國乃欲其主首去貴近誰將汝容耶送死秦獄愚莫與比何物惡氣鍾此醜類老聃氏自全自利一切無情之流弊亦詎料至此噫亦可悲矣然觀其書猶有足警後世之惑者方是時先王道熄處士横議往往故為無

稽寓言以相戲劇彼其爲是言者亦未嘗自謂真有是
事也後世襲取其餘而神之流俗因信以爲真而異端
之說遂至禍天下柰何韓非之辨具在而不察耶非之
言曰白馬非馬齊稷下之辯者屈焉及乘白馬之賦而
籍之不見其非白也蓋虛辭空辯可以勝一國考實按
形不能漫一人今人於異端有嘗拈其實者否耶非之
言曰宋人有欲爲燕王削棘刺之端爲猿母者必三月
齋然後能見知王之必不能久齋而給之爾王乃養之

三乘冶工言王曰果然則其所以削者必小今臣冶人也無以為削此不然物也王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今人於異端果嘗有訊其妄者否耶鄭人爭年者謂我與黄帝之兄同年非能笑之今異端自謂出於無始之前其為黄帝之兄甚矣而人莫不信趙主父施鈎梯而緣播吾刻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此非能笑之今異端往往鑿蹟崖石之巔其為播吾之跡愈悖矣而人反以為神非之辨誣若此者衆姑取

御馬以告惑者

覆廩即近世所謂盤量見卷十韓路侯射隱即近世所謂猜謎卷十六齊桓啞歎息聲卷十五慎火塗隙謂竈突也

鄧析子

鄧析者鄭人好刑名撰竹刑之書嘗數難子產之法子產卒二十年駟顓乃殺其人而用其書甚哉小有才之適足以殺其身也其書以無厚名首篇則其發於心者為可知而韓昌黎所斥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之語正出

此書一死猶未足以盡其罪者矣或者猶謂用其道不當棄其人耶

慎子

慎子者例陽人慎到之書也始於威德終於君人說五篇數百字各自斷其說大約謂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為天子民雜處而各有所能因其長短而用之臣有事而君無事說皆無理亦無過於人其書無敘古稱田駢慎到殆此爾

其言依法以治曰投鈎分財投策分馬非鈎策為均也所以塞怨望也愚謂此一斷於弊法者耳若以理為斷則以吾心而裁輕重何嫌耶然子華子亦曰分財賄而投鈎策非以夫鈎策者為能均也使善惡多寡無所歸怨也蓋當時之論已然矣殆以戒人情之任私者耶世俗分物折其物為曲折而藏其中以折數之多寡為說而探取之此鈎也今易以

闕字當考

公孫龍子

公孫龍者戰國時肆無稽之辨九流中所謂名家以正名為說者也其略有四一曰白馬非馬謂白所以名色馬所以名形形非色色非形也其二曰物莫非指謂指者指斥是非之名物各相指是非混亂終歸於無可指也其三曰雞三足謂雞足一數足二二而一故三也其四曰堅白石謂目見石之白而不見其堅手知石之堅而不知其白是堅與白為二物其無稽如此大率類兒童戲語而乃祖吾夫子正名為言嗚呼夫子之所謂正

名者果如是乎若臧三耳之辨亦稱公孫龍然孔叢子與呂氏春秋載之此書不及焉

尹文子

尹文子二篇以大道自名而所學乃公孫龍之說九流所列為名家者也因緣白馬非馬之說而生好牛好馬之說復掇拾名實相亂之事以證之無理而迂不足言文而顧以夫子正名為據嗚呼夫子之所謂名者果此之謂乎道喪俗壞士有謬用其心如此者

淮南子

淮南鴻烈者淮南王劉安以文辯致天下方術之士會粹諸子旁搜異聞以成之凡隂陽造化天文地理四夷百蠻之遠昆蟲草木之細瓌竒詭異足以駭人耳目者無不森然羅列其間蓋天下類書之愽者也而愚謂此劉安之所以滅歟夫聖人之治天下君臣父子以相生桑麻穀粟以相養其義在六經其用在民生日用之常如此而已耳自周衰天下亂諸子蜂起爭立異説而各

以禍其人之國漢興一切掃除歸之忠厚諸子之餘黨紛然無所售諸侯王之好事而不知體要者稍稍收之亦無不以之自禍安不幸貴盛而多材慷慨而喜事起而招集散亡力為宗主於是春秋戰國以來紛紛諸子之遺毒餘禍皆萃於安矣安亦將如之何而不誅滅哉其徒乃羞之託言上升雞犬預焉嗚呼凡世之自詭仙去者皆淮南上升之類爾

孔子不語怪力亂神諸子之所語者怪而已古語有

之君子道其常小人道其變諸子之所道者變而已自莊列以來無一不然于以汩天下之正理惑生民之耳目鴻烈所集大率此類而於其紛然類集之中乃有自反其說足以明天下之常者如曰橘柚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衆也薺麥夏死而人曰夏生生者多也江河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而人謂江河東流者以大氐為本此為反本之名言又云言其所不行行其所非此足為驚世之精語又云毁譽之於人猶蚊

蝱之一過此最爲誤人之鄙論始作衣者一人耳十三卷以爲伯餘十九卷以爲胡曹此則集衆爲書不相參照之弊云

九方臯臯字作堙（見十二卷）丈人謂老人杖而行者（見十二卷注）蛤棃（十二卷）舟以離岸爲張傍岸爲歙（十四卷）介子龍蛇之歌（十六卷）鴈梅（六卷）

抱朴子

抱朴子其僞書哉不然葛稚川何獨誤天下後世之愚

不肖者耶夫道即日用常行之理不謂之理而謂之道者道者大路之稱即其所易見形其所難見使知人之未有不由於理亦猶人之未有不由於路故謂理為道而凡粲然天地間人之所常行者皆道矣柰何世衰道微橫議者作創以恍惚窈冥為道若以道為別有一物超出天地之外使人謝絶生理離形去智終其身以求之而終無得焉吁可恠也道固無所不在而人則未必盡能合於道時則有備道之聖人作為君師而人道以

立自羲黄堯舜以至於今世世相承以維持人道於不壞不泯皆聖人力矣柰何世衰道微橫議者作創為真人至人之目反以聖人為未嘗聞道不知彼所謂真人至人者所生何時所行何事其姓名聲跡所載何書是特一時故為寓言而人猶或想像歆慕信以為真有其人焉吁可恠也然雖可恠要其所誤者不過世所指為過高之人心之妄想雖喜談虛無之道身之實用終不能自外吾聖人之道其間槁馘山林確守不移者萬不

能一二亦不過生養休息於吾道覆露之内彼愚不肖者猶未為其所誤也誤天下後世之愚不肖者非抱朴子之書而誰耶抱朴之言曰人皆可以不死世無不死之人則以龜鶴為證嗚呼龜鶴亦何嘗不死耶天生萬類各得其得人之生也自晝作而夜息龜鶴之生也自陽動而陰蟄人之生也自以百歲為壽龜鶴之生也自以千歲為壽奈何人而欲强同龜鶴耶人之所以貴於天地間者以其能輔相天地宰制萬物耳如必與萬物

銖較長短飛風已不若蜉蝣之微游水已不若魚蝦之細豈但壽不龜鶴之若而獨羨之耶人物之有死生即一氣之消息惟其有生而有死所以生生而不窮此亦何足異而必思長生以免之此既決無之理矣而考其所以長生之術乃尤無理始之以導引中之以房中術終之金丹大藥導引之說欲如胎息夫人生在胎以母之息為息胎亦何息之有及其既生則以天地之氣為息何能使之不息復如在胎時就使堅忍不息亦徒自

苦寒暑推移時至亦終於死耳房中之術則謂必待口傳夫男女之欲陰陽之常順其陰陽之常而節其情欲之過所可言者不過如此必待口傳則鄙俚難形紙筆為可知是又使人縱于情慾以速其死耳金丹大藥則謂鍊他物為金金成先以祀神否者必被殃咎祀神之數天二十斤河伯十二斤北斗太乙各八斤日月井竈社五斤夫謂祀神則成仙將天神地祇可與之分贓乎不祀則受咎將天神地祇視苞苴之有無為禍福乎河

伯之賂多於北斗太乙天神不若地祇乎日月之賂僅與井竈等日月下同井竈乎狂謬無稽一至於此甚至謂煑白石而食之亦足延年吁果金銀玉石而可服也是尤速其死耳凡其長生之術無非速死之具其顧乃力主其說譊譊幾十萬言孔子萬世帝王之師也以其不言長生則力排孔子莊子正其所三虛無之師也以其嘗言齊死生則倂排莊子甚至天地萬物之父母也以其為能制死生則又倂排天地謂天地非萬物父母

而壽夭之事不在天地嗚呼抱朴亦何必如是之費辭哉抱朴自謂此術左元放傳之吾從祖仙翁仙翁傳之鄭君而鄭君又傳之抱朴使元放不死仙翁不死鄭君又不死抱朴自能與其徒又皆不死則聖賢自然成空言天地自然成長物今言放死仙翁死鄭君死抱朴亦身將老且死舉四海之衆歷百世之久皆未嘗見一長生者而徒一則曰長生二則曰長生吾誰欺欺天乎而徒使天下後世之愚不肖者用其導引之術以敢偃道

傍流落乞丐用其房中之術以游蕩不檢縱慾傷生用其金丹黄白之術以燒假煆偽終無一成徒罄費其祖父之田廬以至貧窶愚故曰抱朴子其偽書哉不然葛稚川何獨誤天下後世之愚不肖者耶

昔有古强自言已四千歲識堯舜孔子秦皇漢高有揚州嵇使君信之嘗贈玉巵古强昏耄易忘一日謂嵇使君曰此得之安期先生其謬遂敗尋客死壽春黄整家又五原有蔡經者求仙不驗無以自解自詭

成仙逃入異界源山中賣薪易衣食困劇自還給其家云為老君收龍崑崙山龍失得謫而逊歷言所見崑崙仙家富貴人亦多信者又河東蒲坂有項曼都者學仙十年而歸紿其家云謁天帝失儀而見斥河東遂號曼都為斥仙人洛中有道士忽自稱為古之仙人白和壽已七千八百歲人競趨之後忽見未幾河北又有稱白和者洛之弟子趨往見之乃別一人其一人遂亡走凡皆抱朴子所載謂彼之言仙者皆

妄唯我之言仙者為真雖同浴譏裸退不自思然亦足為世誡矣故併錄之

劉子

劉子之文類俳而又避唐時國諱以世為代往往雜取九流百家之説引類援事隨篇為證皆會粹而成之不能自有所發明不足預諸子立言之列播州録事袁孝政注而序之乃盛稱譽且謂五十五篇取五行生成之數於義無攷焉然又謂劉子名晝字孔昭而無傳記可

憑或者袁孝政之自為者耶

聱隅子

聱隅子者本朝仁宗時蜀人黄晞之書也效揚雄法言而文則衍然其識有過於雄者雄之首章曰學行之上也知之次也晞則曰知而不能行與不知同知而能行者尚矣其闢封禪則曰天生財以阜吾民今竭其財以奉天猶割肉以啗其口其闢異端則曰腐薪不可以揵兵渙泥不可以膠物猶釋老不可以持天下或問扶蘇

立則如之何曰千里之旱一雨或能枝其將枯緜年之病尤藥或能救其少死然而秦之勢亦已去矣或問韓非莊生何如人曰終日求道德而智巧入焉終日求真誠而浮僞入焉古之譁人也其論君子曰小之於洒掃大之於天下無不任也其論治道曰百官謬濫非無賢也賞罰之箭差其的耳其論處世曰恵不在大以赴人之急為至又曰財豐者用益勞而又謂使夫子之有餘緼者子淵也性與天道而世不聞焉文中子之道不傳

於世傳之者諸子詭言而已凡皆切近於理雖王通亦雜於異端不能及也豈義理至本朝類開明歟然其言性謂形變則性性變則神神變則情則其繆戾又自昔言性者之所未有也惜其未遊於濂洛之門

宋齊丘化書

始余端平甲午讀書餘姚見同舍生有宋齊丘化書覽之欣然輒用其氣之説答權政氣畧策以氣貫權政略三事文亦竊效之主司湛太僕驚喜及拆試卷手持草

卷先聲之衆曰有卷合寘魁而文怪不可今寘第四一
時朋友亦爭傳視傳至湛太僕監宅石橋孫氏此卷不
還矣今去之三十六年再閱化書乃大不然其書之目
凡六一曰道化則竊用莊列之故智借物類偶然之變
以槩人事實然之常因謂彼可化此亦可化不思人與
物異此非彼比也二曰術化則陰祖呪術之小見指蕩
禨者能召五帝之氣與伏虺者能役五星之精因謂風
雲可扳江海可覆不知乞食之虛唱非立言之援証也

三曰德化謂儒者之講五常如醯雞之遊太虚井蛙之浮滄溟必忘其名而得其理忘其理則得其情苟得可以將何必廣布帛有此理否耶其殆以儒為戲之劇語耳四曰仁化謂德清淨也無以自用故授之以仁仁不足則義濟之木伐火也不有和睦焉得仇讎不有賞勸焉得鬬爭有此理否耶其殆聖人不死大盗不止之狂論耳五曰食化多為之説以明食之重可也謂食為五常之本五常為食之末既異於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

立之說矣其謂民事莫急於食而王者奪其一則君不知有君是得許行之說而又推行大過也六曰儉化多為之喻以明儉之益可也謂儉為五常之本五常為儉之末既異為儉不中禮之譏矣其謂禮貴於滅儉貴於不厰則儉與禮相背是得墨子之說而又刻畫太深也凡此六化謬妄曉然而昔乃嘗惑焉盖其引類多巧造語多華其文簡縮絶與今異焉耳故各章既標說其非而又總記其要以自誌其悔亦欲來者毋蹈余之悔而

已若齊丘者敢竊犯乎先聖之諱至自謂能與之齊其人亦何足責且其對徐知誥畫爐灰謀僭偽意莫急於兵與粟矣今謂兵必可廢粟不必廣其說又何足辨然其仁化有謂異類懷仁義之性人殺之反不仁不義儉化有謂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此雖老子慈儉之餘說亦足警愚俗不以人廢言

子家子

子家子者近世眉山家順養正所著也謂人心惟危道

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心若不精一則流而雜矣又謂不食無妄之粟不衣無妄之帛皆誠身也其言之易如此此其所以著書歟然多律己處世之言有補世俗如世所編省心雜言之類惟其言理義勿於傳註中求但於性根上求却恐未安夫六經所以載理傳註所以明經以此為戒而求之性此不立文字而見性成佛也

黄氏日抄卷五十五